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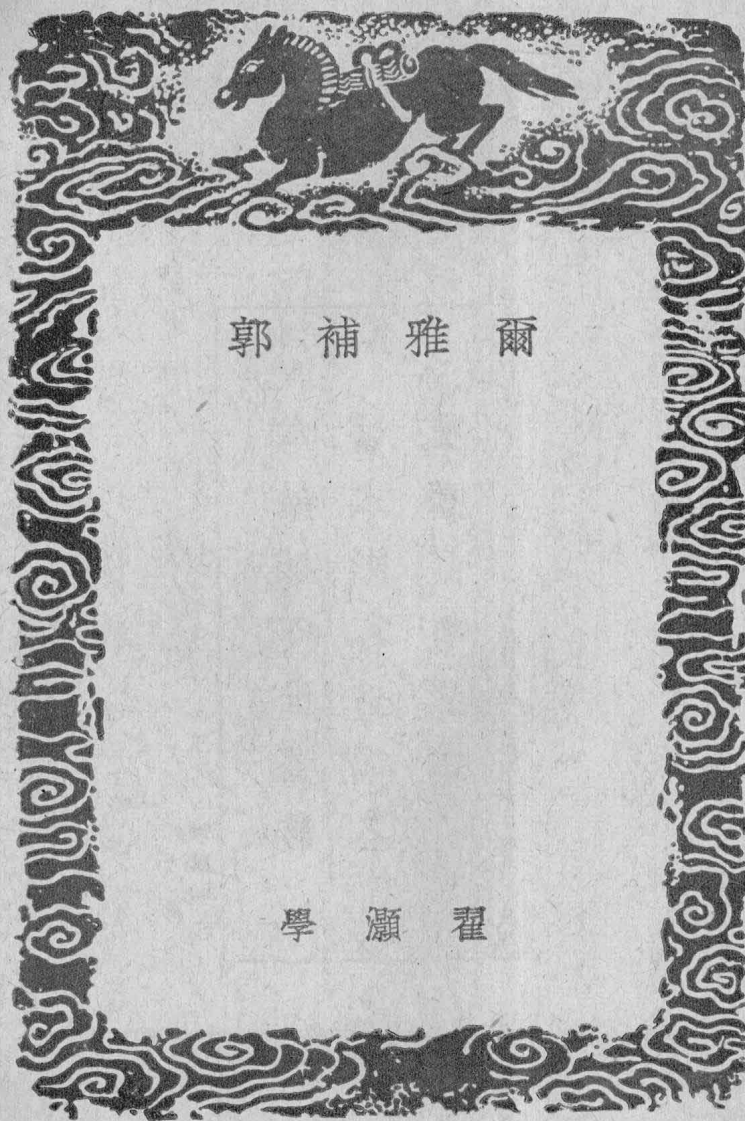
爾爾爾

雅雅
雅補

注補
直殘

音本郭





郭 補 雅 爾

學 瀨 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爾雅補郭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爾雅補郭卷上

仁和翟灝晴江學

郭氏註爾雅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氏疏補言

其十

筇肇逐求卒廩宦徒駭太史胡蘇

餘仍闕如今據譚識參衆家

一一備說如左俟超覽君子擇焉

省善也

詩大雅帝省其山鄭氏箋曰省善也疏曰天顧

文王善其國內之山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

君于祿及其高祖註亦曰省善也疏曰有勳勞大事爲

君所善者詩正義禮記音義皆卽引爾雅釋詁以原鄭

訓所本

緝善也

廣韻緝繕也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曰繕之言

善也周禮夏官繕人註亦曰繕之言善也據此則緝釋

爲善乃謂備治服器之精善者

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子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爲追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

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濔。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濔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濔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濔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

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十六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尙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鰲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

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尙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輿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竝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

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眎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觀近日百姓。

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常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尙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簳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實典。憲臣承命惶怖。卽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淮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

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眎田桑盼盼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箚翎毛。有司當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箚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箚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鵝。驚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旣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陛下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

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悵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瓚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罰。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強愎。

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梈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尙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家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

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旣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熏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于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

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竝制選除。且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卽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種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楨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楨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楨。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旣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

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